

沒有污泥，沒有蓮花： 論《金雲翹傳》中罪惡感情結的世俗轉化進路， 兼及蓮花色比丘尼的終極療癒之道*

游祥洲**

摘 要

「罪」的定義，有兩個面向，第一個面向是來自道德判斷，而道德判斷通常會牽涉到整個社會文化價值觀的制約，第二個面向，則是個人內心對於「罪」的良心反應。本文探討的重點，並不在於「罪」或「不罪」的社會制約面，而在於「罪惡感」乃至於「罪惡情結」在人類「意志自由」範疇所產生的正向與負向影響。筆者以為，「罪惡感」是人類心靈最深層的覺知能力之一，它可以激發人改過向善，而且不用他人來教導，「罪惡感」，包括羞愧、不安、臉紅、心跳加快等身心反應，都會伴隨著發生。從這個角度來說，「罪惡感」是人類道德規範的自然基礎之一，而司法程序中「測謊機」的客觀效力，也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這是「罪惡感」的正向效應。然而，「罪惡感」也可以成為人類心靈深處最沉重的枷鎖，壓制人的善根開發，造成一個人自卑、怯懦、自責、自我否定、自暴自棄，因而扭曲人格的正向發展。

《金雲翹傳》是明末清初的章回小說，本身所描寫的是有關一個

* 收件日期：2011/05/31；修改日期：2011/08/26；接受日期：2011/08/29

** 佛光大學樂活生命文化學系副教授

本文初稿發表於佛光大學所主辦「宗教與亞洲文化研討會」。本文在《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發表前，承蒙審稿委員仔細提供修訂意見，十分寶貴，並此深致謝意。寫作過程中，承蒙佛光大學宗教研究所來自越南的廣臨法師與國家圖書館邱鴻鈞先生協助搜尋中越文相關資料，又承陳駿女士與佛大心理系劉浩晨同學協助電腦輸入並提供意見，在此致謝。

良家才女「王翠翹」爲了救父賣身而被迫淪墜風塵的悲劇故事。小說中的女主角雖只是王翠翹一人而已，但她所面對的倫理困境及其內在的心靈創傷，卻可能在不同的世代、不同的無辜者身上不斷地重複下去。小說中嘗試用一套「靈肉二元的貞潔觀」來化解王翠翹的倫理困境，但筆者以爲，這種說法可能把被迫從娼的心靈情境過度簡單化了，與其說這個說法是在歌頌愛情的力量，不如說是小說的作者一種理想主義的自我安慰罷了。

本文的重點在於，透過這部小說有關「罪惡感」的敘述，來探討「罪惡感」的本質，並且探討如何療癒「罪惡感」對人類心靈的傷害，以及如何轉化「罪惡感」，使之成爲生命向上的動力，這是生命終極覺醒的重要課題。

關鍵詞：金雲翹傳、罪惡感、蓮花色比丘尼、觀空。

**No Mud, No Lotus:
A Deep Reflection on “Kim Van Kieu”,
it’s Guilt Complex and
the Ultimate Healing of Bhiksuni Utpalavarnnā***

*Yo Hsiang-Chou***

Abstract

The definition of “Guilt” comes from moral judgment. Morality consists of the value system of the society and the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a sense of “guilt” is a reaction someone has towards the “Guilt”. How to define whether something is “Guilty” or not, there ar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As a matter of fact, sense of “guilt” is a mental activity that is shared across all human beings.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is sense of guilt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forces in human awareness. However, it can also be a heavy lock of the deep human spirit. It can encourage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virtuous. It can also suppress the development of someone’s good nature.

“*A Tale of Kim Vān Kiêu*” is a Chinese novel written in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It is a tragedy about a young girl, *Kiêu*, who became a prostitute in order to save her father. The moral dilemma she faced and the wound she carried with her can be found across the history among many innocent victims. Although in the novel, the author tried to use the “duality

* Received: May 31, 2011; Sent out for revision: August 26, 2011; Accepted: August 29, 2011

** Associate Professor, Foguang University, Taiwan

of the soul and body” to solve the moral dilemma of *Kiêu*, it is merely a placebo.

This essay would love to reflect on the “guilt complex” in this novel to discuss the essence of the feeling of guilt and how to heal the wound it causes in human mind. It also discusses how to transform a sense of guilt to a positive energy of life. This is a critical issue in the ultimate realization of life.

Key words: Kim Vân Kiều, Bhiksuni Utpalavarṇā, guilt complex, realization of Sunyata

一、前言

《金雲翹傳》是明末清初的中文章回小說，本身所描寫的是有關一個良家才女「王翠翹」爲了救父賣身而被迫淪墜風塵的悲劇故事。¹ 筆者在這部小說中發現，有兩個題材非常值得探討，其一爲「宿命論」，再者就是「罪惡感」。有關「宿命論」的部份，筆者在〈論《金雲翹傳》超越宿命論的辯證思維--從佛教「業性本空」與「當下菩提」的觀點看超越宿命論的心靈關鍵〉一文中，已另有論述，²本文則將著眼於探討「罪惡感」的正負面影響及其療癒之道。

《金雲翹傳》（以下簡稱《翹傳》）中的女主角因爲被迫爲娼，因此書中很自然地反映出明清社會人口販賣的殘酷現實，更重要的是，因爲「娼」，因此馬上就要碰觸到一個非常嚴肅的生命課題，也就是「貞潔」倫理的認知問題。《翹傳》作者在小說中嘗試用「身淫」而「心不淫」的觀點，來化解女主角的生命倫理困境，筆者無意否定《翹傳》作者的善意，但也不能不進一步探討，這樣一套「身淫」而「心不淫」的觀點，本質上已經蘊含了「靈肉二元論」的預設。在這個當中，我們必須追問：「身淫」而「心不淫」可能嗎？如果「身淫」而「心不淫」是可能的，那麼，這當中是否可能產生極大的「身」、「心」矛盾？而

¹ 《翹傳》一書，不署撰人，只看得到書名之下，題有「青心才人編次」，而書前又有一篇〈序〉，落款是「天花藏主人偶題」。1812年，越南文學家阮攸(Nguyen Du, 1765-1820 A.D.)出使中國，接觸到《金雲翹傳》。阮攸把這一部原來中文版二十回的才子佳人型小說，用越南的「喃文」，改編爲十二卷的長篇敘事詩《斷腸新聲》，其格式爲越南所特有的六八體詩，後來又被改稱爲《金雲翹演音》，或簡稱爲《翹傳》。《翹傳》先後被譯成法文、英文、日文、捷克文等多種文字。英文版的《金雲翹傳》，書名譯爲“Kim Vân Kiều”，或是“The Tale of Kieu: Vietnam's Epic National Poem”，有時簡稱爲“Kieu”就夠了。《翹傳》的寫作內容與文學風格，深深地影響了後起的作品《紅樓夢》。託阮攸之力，《翹傳》因而成爲世界名著。在西方人所接觸的中國文學作品中，《翹傳》的份量，並不低於《紅樓夢》。

² 刊出於《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九期，2011，新北市：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

這樣一套以「靈肉二元論」的內在矛盾為基礎的貞潔觀，究竟會彈射出多少罪惡感情結？這樣的罪惡感情結，究竟會造成多少心靈衝突與人格扭曲的悲劇？

有關明清娼妓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結構問題，相關的文章很多，但《翹傳》中女主角的罪惡感情結問題，卻未見討論，而筆者以為，《翹傳》的女主角雖然只是王翠翹一人，但王翠翹所面對的倫理困境及其後續的心靈創傷，卻可能是一種歷史文化的傷口，儘管這個傷口很小很小，但如果有人不幸墜落其中，那麼，站在人性的立場，當你看到社會上還有某些人仍然生活在這樣一個黑暗的角落裡，難道不用去思考，如何解構其中的罪惡感情結？如何提供有效的療癒之道？

就本文寫作的立場而言，筆者所要探討的課題，與其說如何去定義「貞潔」，不如說，筆者更關切罪惡感情結的轉化與覺醒。如實而論，罪惡感的發生，一方面來自貞潔觀念所形成的社會制約，一方面則是來自人類生命主體性的本然深層覺性。但一般人外而受制於社會網絡的層層糾纏，內而忘失於本然覺性的自我肯定。簡言之，罪惡感並非全然是負面的，它也可以透過深觀而轉為正面的能量。在這個論述取向上，筆者以為，大乘佛教「煩惱即菩提」的思維進路，的確可以提供一個另類的生命境界，而這也是筆者撰寫本文的主要動機之所在。

二、《金雲翹傳》的貞淫之辨

《翹傳》一書，一開始就提到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貞」「淫」之辨。作者這樣說：

聞之天命謂性，則兒女之貞淫，一性盡之矣。何感者亦一，而應者亦萬端？又若夫其性之所能盡者，始知性其大端也。而性中之喜怒哀樂，又妙有其情也。唯妙有其情，故有所愛慕而鍾焉，有所偏僻而溺焉，有所拂逆而傷焉，有所銘佩而感焉。雖隨觸隨生，忽深忽淺，要皆此身此心，實消受之。而成其為貞為淫也，未有不原其情，不察其隱，而妄加其名者。大都身免

矣而心辱焉，貞而淫矣；身辱矣而心免焉，淫而貞矣；此中名教，惟可告天，只堪盡性，實有難為塗名飾行者道也。故磨不磷，涅不緇，而污泥不染之蓮，蓋持情以合性也。³

這段話，有三層含意。

一者，「貞」與「淫」，可以從「身」、「心」兩方面來加以界定。二者，有「身淫」而「心不淫」者，也有「身不淫」而「心淫」者，千萬不可「不原其情，不察其隱」，就隨便給人戴上「貞」或「淫」的帽子。三者，像蓮花一般，在污泥而不染者，這是「持情以合性」的結果，也就是難得的真性情。

（一）「靈肉二元論」的古老信仰

這一段表達，基本上是「身心二元論」，也是「靈肉二元論」。身體與心靈的關係，到底是一元或二元，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從身心的互動而言，身心當然是一元的，但因為心靈的活動往往居於主導的地位，因此，有時會認為，心靈是一個獨立操作的單元，「身心二元論」於焉發生。《翹傳》作者此一論述，牽涉到相當複雜的療癒心理學與倫理學的課題。推敲《翹傳》作者的立意，顯然是希望透過「靈肉二元論」來化解女主角王翠翹的倫理困境。

「靈肉二元論」是人類文化史上一個久遠而廣泛的思想模式。它最主要的應用範疇，應該就是人類死後靈魂不滅的信仰。無論是古印度的「輪迴」信仰，乃至於基督宗教的「天堂」信仰，中國儒家的「慎終追遠」，無不是以「靈肉二元」為其前提。乃至於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也是以「靈魂不滅」為道德的三大設準之一。英國當代宗教學家約翰希克也在他九十高齡之際，發表了他個人對於印度教與佛教「輪

³ 本文所引《翹傳》內容，均以《金雲翹傳》貫華堂評論點校本為準，另對照越南1966年所出版《翠翹傳詳註二卷》，該書封面題為仙田阮攸先生撰，貼雲氏註訂，內文呈現了中文版《金雲翹傳》相當接近原始的面貌，該書附註項特別提到：越文題名：Jhug-Kieu truyen tuong Chie；本傳舊名《金雲翹傳》，宗本改稱《斷腸新聲》。該書現藏於台北國家圖書館。

迴」論述的高度興趣。他說：「我們無法證明輪迴，但我寧可相信輪迴。」這種種的信仰與論述，都說明了「靈肉二元論」在人類文化體系中無可比擬的影響力。

（二）變質的青春，不變的愛情夢

在傳統儒家倫理思想架構下，女性的貞潔是女性人格的重要保障。而王翠翹被迫淪落風塵之中，在客觀的認定上，已喪失其貞潔。但《翹傳》序的作者認為，王翠翹是「身淫而心不淫」，因此，就王翠翹的發心而言，她應該是一個「賢女子」，不應該只是把她當做一個「娼妓」而已。從這個角度來給王翠翹定位，《翹傳》序的作者因此進一步讚歎她說：

翠翹一女子，始也見金夫不有躬情，可謂蕩矣。乃不貪一夕之歡，而諄諄為終身偕老計，則是蕩而能持，變不失正，其以淫為貞者乎？亦已奇矣。及遭父難，則慷慨賣身，略不顧忌，雖眷戀其人，亦不過借李代桃，絕不以情而亂性，此不為尤難乎？難者且易之，故視辱身非辱也，行孝也；茹苦非苦也，甘心也。何也？父由此身而生也，此身已為父而棄也。此身既棄，則土也，木也。死，分也；生，幸也，何敢復作閨閣想？迨後，抱書生之衾裯，作虎狼之伴侶，豈其情之所鍾焉？

卉風花無主，暫借一枝逃死耳。故一聞招降，即念東南塗炭，臣主憂勞，殷殷勸降，此豈溺私恩而忘公義者哉？此豈貪富貴而甘作逆者哉？了可辨也。若明山一死，我實誤之，不忍獨生，又其內不負心，外不負人之餘烈也。略其迹，觀其心，豈非古今之賢女子哉？

這一段話強調，一方面強調王翠翹不但是個孝女，而且因孝順而犧牲了自己的青春歲月，並且是個忠於國家的功臣，因為徐海與倭寇結盟，稱霸大陸東南，造成了朝野惶惶不安，後來徐海聽從王翠翹之言，而接受朝廷的招降，也算是為國為民除害，因此感召了天地神明

的保佑，使得她終於可以回到初戀情人的懷抱，與母親及妹妹團圓。另一方面，王翠翹經過十五年的黑暗歲月，始終堅持「絕不以情而亂性」，可憐的是，「卉風花無主，暫借一枝逃死耳」，作者因此以為，後世讀者對王翠翹，應該「略其跡，觀其心」。這是非常具有同理心的表達。

（三）「身淫」而「心不淫」的悲愴音詩

筆者以為，儘管《翹傳》的作者嘗試用「靈肉二元論」來建構一個另類的貞淫之辨的倫理模式，而「靈」與「肉」之間的關係，如此微妙而複雜，因此筆者無意就此論斷此一論述架構的是與非。但筆者關心的是，「身淫」而「心不淫」的貞潔觀，對於《翹傳》女主角而言，究竟會發生怎麼樣的身心影響？試問，女性淪落在娼妓那種環境當中，真的能夠做到「靈肉二元」嗎？娼妓生涯對於女性的心理影響與傷害，究竟有多大？女性的矜持，在娼妓生涯中還有多少堅持的空間？用「身淫而心不淫」來描述王翠翹對愛情與貞潔的堅持，美者美矣，善者善矣，但在這美與善的歌頌背後，《翹傳》作者是否忽略了王翠翹從娼生涯中所承受的身心衝突與焦慮？是否也忽略了「人格分裂」的潛在危機？為什麼《翹傳》第十七回有如下一段文字的特別描述：

且說王翠翹復落娼家，自歎道：「我命何蹇耶！千磨百折得從了良，又受萬千之若。今依然落在其中，豈非天之命也！這遭竟不妄想矣。」便醉酒微歌，人以彼求歡，彼正借人遣興。豪歌徹夜，放飲飛觴，其名遂振一時。

這段文字豈不說明了王翠翹一度迷失在自暴自棄的邊緣。可見，「身淫」是一種生命狀態，「心不淫」是另外一種生命狀態，問題在，人在絕大多數的狀況下，或者說在正常的狀況下，「身」與「心」是不能分離的，而王翠翹在她的娼妓生涯中，如果一直要生活在這樣一種「身」「心」矛盾的狀態裡，那是怎麼樣的一種人格扭曲？

爲《翹傳》作序的天花藏主人，並且在序中強調，王翠翹最後投江遇救，得與家人乃至愛人團聚，這是老天爺對她「忠孝兩全」的酬答，《翹傳》〈序〉云：

至於死而復生，生而復合，此又天之憐念其孝其忠，其顛沛流離之苦，而曲遂其室家之願也。乃天曲遂之，而人轉道而不盡速，以作貞淫之別。使天但可命性，而不可命情，此又當於尋常之喜怒哀樂外求之矣。因知名教雖嚴，爲一女子遊移之，顛倒之，萬感萬應而後成全之，不失一線，真千古之遺香也。

《翹傳》〈序〉的作者，甚至於認爲「名教雖嚴，爲一女子遊移之，顛倒之，萬感萬應而後成全之，不失一線，真千古之遺香也。」把王翠翹形容爲顛覆儒家名教的奇女子。事實上，王翠翹在整個《翹傳》中，吃盡苦頭，一個弱女子在儒家名教體制下，頂多只是在夾縫中找到一點生存的空間罷了，她又何曾能夠顛覆儒家名教？當然，《翹傳》序的作者有意藉著這部小說的問世，來挑戰儒家素樸的名教框架，這未嘗不是一種突破性的文化觀點，但就《翹傳》的時代背景而言，卻忽略了王翠翹的際遇，大半是整個社會的「結構性之惡」使然。

（四）超越一元或多元的佛教觀點

站在佛教的立場，佛教如何看待「靈肉二元論」或「身心二元論」？基本上，佛教談到身心問題時，有的時候用「名色」來表達，有的時候用「五蘊」來表達。「名色」就是身心，身心是不可分的，所以「名色」二字總是連在一起講。「五蘊」是強調人的身心狀態，乃是五種功能的集合，這五種功能，不即不離，所以不能說身心是一元，也不能說是二元。如果再深入去說，那麼，「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般若心經》），連「五蘊」本身都是無自性的，那來的一元或二元。

不過，佛教在處理僧團倫理問題時，也會出現「身」「心」二元的思考邏輯。例如，僧團中的成員，如果遭到性侵犯時，這個時候，界定你（妳）是否犯戒的標準，就是你如何回答「心受樂否」這句話。

這就是說，即使身體已經被迫發生了性行爲，只要心定不動，就沒有犯戒、毀戒的問題。就佛教僧團而言，因爲平日嚴謹的修持，乃至於可以到達「三輪體空」⁴的境界，因此身體可以對性行爲不反應，這是深層禪定功夫的成就，雖然在外相上好像是身心二元，但從內在去看，心能攝身，所以心在定中，而身不起樂受，這仍是身心一元的思維。

就《翹傳》的情況而言，王翠翹並沒有禪定的修持，她的最大憑藉，只是她對男主角金重的愛情堅持。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考驗。她如何回答「心受樂否」這個問題？我們如何能夠想像王翠翹在這個問題上，可以提供一個否定的答案？因此，有沒有必要把「身心二元論」的貞潔觀，加到王翠翹的身上？或者說，如果王翠翹自己堅持這種身心二元的貞潔觀，那麼，我們是否應該也要冷靜地去觀察，她的堅持，究竟對她的人格發展產生了怎麼樣的影響？

三、王翠翹的罪惡感情結

無論王翠翹多麼堅強，前後十五年，她承受了多少身心折磨，但她根本來不及去處理，去轉化，卻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這過程裡，她囤積了多少圾垃，多少憤恨不平，從佛教唯識學所謂「異熟」的觀點來看，⁵所有這些未處理的垃圾，都會造成心理障礙，影響她的人格發展，而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娼妓的社會角色在傳統貞淫之辨當中根深蒂固的罪惡感情結。

筆者以爲，「罪惡感」是人類的本能反應，它一方面是人自己發現自己的行爲有所偏差或過失，因而出現了不安、焦慮等負面情緒。另一方面，筆者以爲，罪惡感是人類「覺性」最直接而無法逃避的開顯。不過，罪惡感的根源，還是一個「罪」字。「罪」是如何認定的？這就比較複雜而細微。社會習俗的制約、文化價值觀的教育濡化、意識形

⁴ 「三輪體空」是指沒有造作者，沒有造作的對象，也沒有造作的這件事情。

⁵ 「異熟」是指業報之間，從因到果的過程，會產生異時而熟，異性而熟，異地而熟的現象。

態的影響、政治宣傳的洗腦效應，在在都可以形成某些有形或無形的規範，人的行為一旦碰觸到這些規範，那種犯「罪」的感覺，馬上就會出來，這是多數罪惡感的發生背景。不管罪惡感的發生背景是什麼，筆者以為，「罪」的認定可能會因為外在價值觀的改變而有所不同，重點在於，人類對碰觸到「罪」的行為，有一種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覺知力，重點是在這個「覺知力」。

但無論是一般的教育體系，或是宗教師宣揚的教條，「罪惡感」被強調的部份往往是在「罪」與「罰」的外在平衡，而不是「罪」與「覺」的內在連結。這使得「罪惡感」在人類的文化體系中往往被誤用與濫用。尤其是在宗教界，多數宗教的教條都有一套非常清楚的行為規範，一旦牴觸了這些宗教規範，「罪」與「罰」之外，還有加上神明的強制力量，這個時候，從宗教的教條而加諸人類的罪惡感，往往比法律的影響還要大。人類本來想要從宗教中獲得更大的心靈自由，然而，由於罪惡感的過度強調，人類在宗教教條的信仰中，反而失去了更多的心靈自由。關於這個議題，筆者曾撰有〈宗教與罪惡感〉一文，對此有所批判。⁶

罪惡感的過度擴張，就會形成所謂「罪惡感情結」(guilt complex)。《翹傳》中，有許多情節深刻地反映出王翠翹的罪惡感情結 (guilt complex)。這樣的反應發生在王翠翹的身上，應該不難理解。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倫理規範之一，三千年前摩西所提出的「十誡」，就有「不可姦淫」的誡條，而兩千五百年前佛教所制訂的「五戒」，也有「不邪淫」戒。在漢文化中，最常見的表達之一就是：「萬惡淫為首。」而世俗流傳甚廣的善書如《戒淫格言》、《冥罰淫律》等，都不斷地傳播了對於「淫行」的絕對否定以及各種形式的懲罰。這麼龐大的倫理之網，對於那個被迫為娼的王翠翹而言，她豈能跳脫出這個文化制約？

筆者以為，《翹傳》中有兩個十分顯著的情境，都與王翠翹在風塵歲月中所蘊蓄的深層罪惡感情結有著直接的關連。一為王翠翹得到明末稱霸大陸東南地區的海盜徐海寵幸之後，立即展開一連串極端殘酷

⁶ 請參閱游祥洲：〈論宗教與罪惡感：從《大品般若經》「罪不罪不可得」的論述切入〉，2006，刊出於華梵大學主辦第二屆「世界居士佛教論壇」論文集。

的報復行動，二爲王翠翹歷經劫難之後，與初戀情人再續前緣，洞房之夜的矛盾。

（一）極端殘酷的報復行動

《翹傳》第十八回，王翠翹得到徐海的寵幸之後，展開了一連串大規模的行動，有恩報恩，有仇報仇。

令人震驚的是，她自己訂了一條報仇的原則，就是：你這個害我的人，你當初跟我發什麼「誓詞」要我信任你，結果你背叛了我，我現在就用你的誓詞來對付你。當初你讓我吃什麼苦，我現在就用同樣的方式來折磨你。她的報復手段，可說是百分之百的「以牙還牙」。⁷

重點是，所有她報復的對象，全部都是陷害她淪墜風塵的那些人。這些人只是用「發誓」的方式來騙她罷了，並不是真正地用那些發誓的內容對付她，如果要說「一報還一報」，那麼，這些人頂多只是「說謊」或是「詐騙」而已，又何至於徐海動員五千兵馬橫掃山東，把所有跟王翠翹有過過節的人，全部抓來，並且當著王翠翹的面，進行極端殘酷的私刑。這種種私刑，反映出王翠翹心中的極端怨恨，也反映出王翠翹心中那個害她失身而使她長期生活在失貞的罪惡感之中的極端痛苦。

王翠翹有許多必須發洩的痛苦，這一點很容易理解，但光是發洩，光是採取報復的行動，真的就能平復她心中的痛嗎？真的能夠化解她心中那個如影隨形的罪惡感情結嗎？如果這個罪惡感的情結不得化解，那麼，無論多少殘酷的報復行動，也不過是在她自己的心靈傷口上，灑下更多的鹽巴罷了。佛教所謂「以怨不能止怨」，的確道出了王翠翹生命中最大的無明。對王翠翹而言，她最需要的，其實不是報復，而是如何面對自己心靈的創傷，如何接受已發生的不幸，接受已受傷的自己，然後與自己和解，再從那裡出發，重建自己。王翠翹可能不明白，無論「報仇」的理由多麼充分，都不能把她所採取的殘酷手段變

⁷ 由於《翹傳》中所敘述的報復手段，極其殘酷，筆者在此不忍引述。

得「合理」，更不能使她找回變質的青春。

《翹傳》第十七回，提到徐海派遣五千兵馬，迎請王翠翹，翠翹特別吩咐兵將「此地居民俱我鄰佑，毋得據探劫殺，焚屋姦淫」，《翹傳》敘述說：「令下，三軍肅然，一境平安，免于屠毒者，皆王夫人之德惠也。」《翹傳》又特別提到：「王夫人因勸他（徐海）休燒毀民房，姦淫婦女，恣殺老幼，明山從之。自此兵到之處，便下令戒妄殺姦淫，皆夫人之賜也。」這段記載，同時見之於《中國歷代名女》〈名妓卷〉，其中把王翠翹列為「俠妓」。書中提到徐海殘暴嗜殺，有一次正要殺害一群出家人，因為王翠翹的規勸，他才轉變過來。這一段文字可以與《翹傳》相對照：

良久，王翠翹才聲音低沉的說道：「壯士傷命太多，以後怕是終要受到上天的責罰，妾為壯士擔心！」徐海明白了她的心意，轉身出屋，讓手下的人放開了眾和尚，不再予追究。從這件事上，王翠翹發現了自己竟有能力影響徐海的行動，於是十分溫柔地待他，每天在枕頭邊，委婉地曉以民族大義，勸他不當為日本浪人作鷹犬，禍害自己的同胞。⁸

由此可見，王翠翹本質上是一個慈悲的人，但在「報仇」的衝動下，竟也不免殘忍起來。

（二）洞房之夜的矛盾

《翹傳》第二十回，王翠翹歷經劫難之後，與初戀情人金重再續前緣，兩人洞房之夜，《翹傳》有如下的描述：

金重叱退侍妾，重剔銀燈，再將翠翹細視，只見星眼朦朧，紅葉映臉，不啻煙籠芍藥，雨潤桃花，宛然如昔。因為輕鬆繡帶，悄解羅襦，相偎相倚，攜入鴛幃。還指望撫摩到情濃之際，漸作貪想。誰知翠翹思則如膠，愛則如漆，情則如冰。只言及交歡，便正色拒絕道：「妾此身殘敗，應死久矣。以郎愛我，出妾

⁸ 以上資料引自：<http://web2.tcssh.tc.edu.tw/school/guowenke/books/oldies/030-42.htm>.

格外，故含羞忍辱以相從。若不及於褻狎，使妾忘情，尚可略施顏面以對君子；若必以妾受辱者辱妾，以妾蒙羞者羞妾，則是出妾之醜也，則妾惟有骨化形消，委精誠於草露，再不敢復調脂膩粉，以待巾櫛矣。妾言盡於此，乞郎憐而保全之，則妾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翹傳》這一段夫妻對話，反映出王翠翹重返正常生活之後的心理障礙，表露無遺。王翠翹可以接受丈夫的擁抱，但拒絕「交歡」。她認為自己「此身殘敗」，不配為妻。如果她丈夫與她行淫，那就是「以妾受辱者辱妾，以妾蒙羞者羞妾，則是出妾之醜也」，也就是等於用她過去娼妓生涯中受辱的方式來對待她。這是她最後的堅持，請不要逼她。

從第一個理由來看，這就是王翠翹長期娼妓生涯所累積的自卑感。這個自卑感不是一夕之間可以改變的。她接受丈夫的擁抱，這表示，她需要真愛的支持與療癒。

再看第二個理由。性行為對她而言，早已成爲一種人格受辱的酷刑。更嚴重的是，性行為將立即引發她從娼生涯中喪失人格尊嚴與生命主體性的痛苦回憶，特別是失貞的深層罪惡感情結。她拒絕行房，這是她的坦誠。筆者以爲，這一段對話是《翹傳》中最有深度的表達。《翹傳》接著又有一段對話：

金重道：「夫人勵名節，誠足起敬。但思至私者，莫如夫妻。閨閣之私，猶有甚於此者？何夫人偏于至私者，而轉立至公之論？」

翠翹道：「至私者雖妻夫，而你知我知，則至公者，又夫妻也，妾公而不欲私者，非爲他人，即爲郎也，即爲妾之心也。使妾有私而郎隱之，不獨妾愧郎，而郎亦愧妾矣。倘邀郎愛，便妾既私而尚有不私者在，則白璧雖碎而猶可瓦全也。且妾受辱之貞，惟此一線。倘郎必並此一線而汙滅之，是郎非愛妾也，是仇妾也，妾又何感于郎哉！倘曰歡無所寄，嗣無可求，自有妾妹相承，何必以再生之薄命妾爲有無哉！」

金重聽了，不勝驚訝道：「原來夫人非女子也，竟是聖賢豪傑中

人。我金重一雙明眼，自以為知夫人矣。今日方知知夫人不盡矣，夫人既以千古烈婦自得，我金重再以眼前兒女相犯，狗彘不如矣。」翠翹聽了，忙坐起身來，重穿上衣服，向金重深深下拜道：「謝知己矣。」金重急披衣跳下床來，抱住道：「夫人何鄭重如此？」二人講得投機，又喚侍兒再燒銀燭，重倒金樽，相偎而飲。

這一段對話，可說是《翹傳》中最令人傷感的對話。這個「受辱之貞，惟此一線」的表達，忠實地描繪出王翠翹娼妓生涯中，內在那一份始終不妥協的對於「貞潔理念」的堅持，而這也正是王翠翹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輕」。⁹

不過，王翠翹拒絕與丈夫行房，深入地去看，本質上就是罪惡感的另外一種表現。佛洛伊德所謂「洗滌意識」，正是王翠翹的心理障礙之所在。如果一個人不斷地想要洗手，老是覺得有什麼東西還沒有洗乾淨，老是想要擦桌子、拖地板，這是因為當事人心中，還掛礙著某些自己覺得污穢或罪惡的事情，「洗滌意識」或是從這個意識而產生的某種強迫行為，都是「罪惡感」在心中作祟的結果。

對於捨娼從良的王翠翹而言，正常的性生活，幾乎已經不可能。好萊塢電影《麻雀變鳳凰》的情節，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是一種殘酷的挑戰。只要王翠翹心中失貞的污穢感還沒有消失，只要她那種被迫賣淫的罪惡感還在，只要她在自己的倫理困境中得不到化解，她心中的傷口就會繼續讓她傷痛。在她那個時代裡，她還沒有能力去理解整個社會的「結構之惡」，更不可能去採取任何反抗的行動。她能夠活下來，能夠在歷經十五年的滄桑之後，還保有那麼大的愛心與正義感，已經是非常不簡單了。

⁹ 「不可承受之輕」，此處借用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小說《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一書之名。

四、王翠翹的倫理困境

「罪惡感」發生以前，一定先有「倫理規範」在那兒。沒有「規」，那來的「犯規」？因此，我們先要從倫理學的角度來分析王翠翹的「罪惡感」問題。

從倫理學的角度來探討王翠翹的罪惡感，我們可以先借用孫效智教授的論述，把「道德善惡」與「道德正誤」區隔開來。

孫教授所撰〈兩種道德判斷—論「道德善惡」與「道德正誤」的區分〉一文，層層論述，結構謹嚴，本文無法一一引述。但以下四段論述，卻可以協助釐清王翠翹一生所面對的層層糾纏的倫理困境：¹⁰

「道德善惡（或好壞）」（morally good/evil）與「道德正誤（或對錯）」（morally right/wrong）的區分，正是當代倫理學致力於精確定義的一種嘗試。----「道德善惡」用以評價人的道德性；「道德正誤」則用來描述行為的道德品質。

從這一段論述來看王翠翹被迫淪墮風塵的遭遇，我們可以說，王翠翹的賣淫行為是道德的「誤」（morally wrong），但她為了救父而賣身為娼，則是道德的「善」（morally good）。

----在社會資源與利益的分配上，行善避惡的基本抉擇，要求人實踐「正義」。在男女互為主體的相遇中，愛的基本抉擇則要求人保持「貞潔」或「不利用別人的身體」。不過，「正義」或「貞潔」等理念仍然是相當形式而抽象的。一個願意追求「社會正義」或「貞潔關係」的意志還需要進一步的落實。這就談到了意志最具體的一個層次：行為者「具體的行為意圖」（concrete intentions of acts）。

¹⁰ 以下引述孫教授的論述，引自網路大學網頁：

http://210.60.194.100/life2000/net_university/net_university_0_1.htm

再從這一段論述來看，則「社會正義」或「貞潔關係」的認定，還必須考慮到行為者「具體的行為意圖」。王翠翹被賣為娼，根本就是一個騙局。她原來以為，她不過是嫁到馬家為妾罷了，一直到進入了娼寮，才知道被騙。她一度尋短，卻又心中懷著那一天可能與父母和情人重逢的想望，因而忍辱偷生，然後又隨時盤算著如何脫逃。這一連串的「具體的行為意圖」，都指向道德的「善」(morally good)。

「道德善惡」的二分只是一種方便說法。它並不意味人的意志非善即惡，非惡即善，否則就太簡化人性的事實了。

行為本身其實是非常複雜的。佛教所謂「一念三千」，正是彰顯這個複雜性。簡單的二分法，有的時候只是扭曲我們的道德判斷罷了。

不同的道德評價，主要是因為不同的動機或意圖(救人或害人)使得同樣的行為本身變成本質上完全不同的兩個行為整體。

孫教授這一段話很關鍵。「同樣的行為本身」卻可以變成「本質上完全不同的兩個行為整體」，這就說明了，一樣的娼妓，有的人是自甘墮落，有的人則是「身淫而心不淫」。賣淫行為固然是「道德的誤」，但在王翠翹的「道德之誤」當中，仍不失對於「道德之正」的執著與追求。《中國名妓史》把王翠翹列為「俠妓」，自是有見於此。

從這幾個角度來解析王翠翹的倫理困境，那麼，王翠翹與其自責她自己的「道德之誤」，不如肯定她自己對「道德之善」的堅持。真正該受到譴責的，是整個社會的「結構之惡」。

王翠翹被騙為娼，固然是馬龜使壞，但如果不是當時的社會結構出了問題，這一切就不可能發生。因此，整個矛盾的關鍵，不在王翠翹，也不在馬龜，而在王馬所共生的那個社會結構。王翠翹心欲貞潔而身不由己，那個妓女戶的馬秀媽固然是最直接的迫害者，但最大的矛盾，其實來自明清社會的娼妓制度。因為這個制度有問題，所以製造了馬秀媽，也製造了被騙為娼的王翠翹。

近代的女性主義者，對此顯然有更深刻的自覺。但王翠翹有她的時代限制，《翹傳》的作者也無法突破這一層。但看不透這一層，就無法解開心中的罪惡感，也無法解開心中的怨恨。王翠翹一生的遭遇固

然可悲，但她受盡一生的折磨之後，因為傳統倫理思維的僵化，最後仍走不出「罪」與「恨」的心牢，這是最令人感到不幸的部份。難怪《翹傳》作者一開始就為王翠翹鳴不平。《翹傳》云：

余感其情而欣慕焉，聊書此以代執鞭云。倘世俗庸情，第見其遭逢，不察其本末，曰此辱人賤行也，則予為之痛哭千古矣。

所謂「世俗庸情」，也就是傳統「泛道德主義」的看法，這種看法對於許多無辜而淪落為娼的女性而言，何嘗不是一種不公平的壓迫。

五、王翠翹罪惡感情結的世俗轉化進路

王翠翹面對這麼沉重的心理障礙與倫理困境，然而，她的世俗轉化進路在那裡？從《翹傳》所提供的線索來歸納，主要為四個面向：一者，愛的療癒；二者，方外之交的協助；三者，宿命論的信仰；四者，「涅而不淄」的貞潔之志。茲略論之。

（一）愛的療癒

王翠翹對初戀情人金重的深情，一直是支撐著她活下去的原動力。在她歷經劫難之後，得與初戀情人重逢，這對於飽受心靈創傷的她而言，可說是最好的良藥之一。《翹傳》第二十回，王翠翹與金重兩人重逢之際，有如下一段非常溫馨的對話：

金重聽了，滿心歡喜。因致謝道：「蒙岳父母大恩，賢妻、大舅高義，才幸相逢，便殷殷及此，使小婿十三年之怨粉愁香，一旦盡消，真人生之大快也。」翠翹聽了忙說道：「舊盟雖有，但時移事遷，今非昔比，此話只好付之流水，再休提矣。」金重聽了著急道：「賢妻此言大謬。所謂盟者，死生以之。今時事雖遷移，而此心如日月。今昔雖有異，此情無變更。今幸盤根利

器，苦盡甘來，正天地鬼神之不負賢妻也。賢妻轉視為流水，此何意也？」

首先是金重強調兩人之間十三年前私訂終身的盟約，王翠翹認為時移勢遷，已經不算數了，但金重卻回應說：「所謂盟者，死生以之。」這句話正回應了王翠翹心中最大的痛。王翠翹吃了那麼多的苦，一層一層的難關走過來，可說就是為了「所謂盟者，死生以之」這樣一個死生不渝的承諾。想不到這句話竟然從金重的口中說出，這是王翠翹苦盡甘來之後的第一帖良藥。

翠翹道：「非此之謂也。夫妻恩愛，誰不望受？但女子從人，必須貞潔。回思妾之素志，若不願侍箕帚於良人，安肯踰越相從，以自失此身哉！然而失身者，擇婿也，雖失身而必不失節；苟合者，蓋欲保全貞潔。方之月滿輪也，較之香正薰也，比之花含苞也，譬之玉無瑕也，始不為合卺之差，為郎所踐也。今不幸遭此百折千磨，花殘矣，月缺矣，玉碎矣，香銷矣，尚緬顏欲撩殘鬢，而為新人以配君子，君雖垂憐，不以好醜棄捐，妾獨不愧於心乎！為今日計，惟有長齋繡佛，慰父母之傷心耳。君若不忘前志，請作世外交，可也。倘有他言，實難從命。」¹¹

當金重明白地提出履行婚約的請求時，王翠翹的話的確令人傷感。她強調「女子從人，必須貞潔」，但自己被迫墜落風塵，已經是「花殘矣，月缺矣，玉碎矣，香銷矣」，根本不配與金重成婚，對王翠翹而言，「君若不忘前志，請作世外交，可也」，這是何等謙卑的表達。但金重卻針對王翠翹的四個比喻，提出反論：

金重道：「賢夫人此言愈大謬矣。大凡女子之貞節，有以不失身為貞者，有以辱身為貞者，蓋有常有變也。賢妻之辱身，是遭變而行孝也。雖屈於污泥而不染。今日之逢，可謂花殘而又發，月缺而又圓矣，玉遭玷而不瑕，香愈焚而愈烈矣。較之古今貞

¹¹ 本段文字，有各種版本，筆者依據越南 1966 年所出版《翠翹傳詳註二卷》校改。

女，不敢多讓。」¹²

金重首先肯定王翠翹的貞節，並且認為「有以辱身為貞者」，這就幫王翠翹打開了最嚴重的心結。金重還順勢用了「花殘而又發，月缺而又圓矣，玉遭玷而不瑕，香愈焚而愈烈矣」四個比喻，來反轉王翠翹的自我否定意識，的確給王翠翹提供了一個更樂觀的生命視野。

這就是愛的療癒。

（二）方外之交的協助

在王翠翹的風塵歲月中，方外之交的及時幫助，對她非常重要。無論是覺緣尼師、三合道姑，或是洞玄道士，都是在緊要關頭就出手來救援她。王翠翹一度逃離妓院，幸好覺緣尼師安頓她躲在寺院裡，過了一陣清淨禮佛的日子。甚至於王翠翹在徐海被誘殺之後，因為內心愧疚而在錢塘江上投江自盡，也是這些方外人把她救上來。

《翹傳》是一部有歷史背景與某種程度真實性的小說，這部小說的作者書中安排了這些「方外」的角色，的確很有深意。如果說這個是非利害糾纏的紅塵人間是「方內」，那麼，如果沒有超越了糾纏的「方外」，這個紅塵人間豈不太過苦悶？王翠翹在方外之友的指引下，在她與初戀情人重逢之前，她給自己的生涯規劃，非常簡單：「惟有長齋繡佛，慰父母之傷心耳」，也就是過一種恬淡禮佛的日子，藉此來洗心革面，修補生命的裂痕。

（三）宿命論的信仰

對王翠翹而言，中國民間那一套宿命論的信仰，是她吃苦活命的重要支柱。而在《翹傳》中，也隨處可以看見宿命論的表達：

¹² 本段文字，有各種版本，筆者依據越南 1966 年所出版《翠翹傳詳註二卷》校改，但該書有所節略，筆者參考貫華堂評論點校本，仍有所保留。

翠翹（對金重）道：“妾非疑郎，記妾幼時曾遇一相士，他道妾一代才情，千秋薄命，縱有平寇之功，不免西江之恨。前日踏青回來，又夢劉淡仙叫我題斷腸十詠。這等夢兆，恐未能招郎君恁般夫婿也。”言畢淚下。（第三回）

其權在命，其定在數，固不由人也。（第五回）

死中求活，聽天而行。（第九回）

對於宿命，《翹傳》第五回還有一段相當激烈的表達。王翠翹對她的母親說：

況兒薄命，又負才華，為造化所總。若不遇蹇折，定有天死之慘。

這段話也反映了王翠翹一個很深很深的心結，那就是她深受「佳人命薄」的觀念之影響。這種宿命論的思維，除了「其命聽天」的模式之外，還有一種是跟佛教的業報論連結在一起的。《翹傳》藉著王翠翹的口，有以下的表達：

不知前生作甚孽障，乃結成這段惡姻緣。（第七回）

也不知前生做甚歹事，今世恁般填報。（第十五回）

這兩段話，同時牽涉到佛教的善惡業報論與三世輪迴的信仰。因為這個宿命論的信仰，王翠翹把她所有承受的苦難，一概推給「宿命」，因此，王翠翹雖然失身，但因為這都是「命」，所以她的失身是無辜的，是無罪的，就算是有罪，也是前世的業障，這一世來還就可以了吧。在王翠翹的內心世界裡，只有她個人對於愛情之「貞潔」的堅持才是真實的。宿命論在這裡成了王翠翹堅持「身淫而心不淫」的最後防線，也是她擺脫「罪惡感情結」的心靈良藥。

（四）「淫而不溜」的貞潔之志

王翠翹在《翹傳》中前後兩度尋求自盡，但她最後可以忍辱偷生，

活了下來，筆者以為，這是來自她自己所說的「涅而不淄」的貞潔之志。《翹傳》第九回中有以下一段對話：

翠翹道：「心似太虛，一任浮雲來往，何能染我。」

楚生道：「只怕已染半藍也。」

翠翹道：「任他涅而不淄。」

這一段對話很值得推敲。女主角王翠翹用「心似太虛」來自況，而男主角之一的楚生則用「已染半藍」來回應，但王翠翹則用「涅而不淄」來表達自己的貞潔之志。

從理想面來說，我們不能否定女主角王翠翹「涅而不淄」的堅持，只是這一份堅持的代價太辛苦了。這又可以分為兩點來探討：一者，「貞潔」的定義；二者，蓮花的啓示。

先談「貞潔」的定義。定義，本質上，「心靈」應該比「身體」更接近「貞潔」的核心蘊涵。印度詩人泰戈爾有一句話表達得非常貼切：

Chastity is a wealth that comes from abundance of love.¹³

貞潔是充沛的愛情所帶來的財富。¹⁴

從這個角度來看「貞潔」，貞潔與愛情是連結在一起的。貞潔其實是一種心態，而不是指身體器官的狀態。進一步說，「貞潔」應該通於男女，而不是男性對女性的片面要求。

泰戈爾對於「貞潔」的定義，顯然是更貼近人性的。歷史上有許多環繞著「貞潔」而產生的話題，包括中世紀所謂「貞操帶」等，現在看起來，只不過是男性控制女性的手段之一罷了。《翹傳》的作者用「身淫而心不淫」來肯定王翠翹的貞潔之志，基本上與泰戈爾的觀點十分相近。可憐的是，只是這個貞潔之志對於長期在風塵中打滾的王翠翹而言，反而是心靈矛盾的源頭。

¹³ 引自泰戈爾 (Tagore, Rabindranath)《漂鳥集》(“Stray Birds”. translated from Bengali to English by the author) 第 73 首。1916,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¹⁴ 中文部份引自糜文開先生的翻譯。

再談蓮花的啓示。

《維摩詰經》「佛道品」有一種表達，經云：

火中生蓮華，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
或現做淫女，引諸好色者，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道。

這一段偈語，正是《華嚴經》中筏蘇蜜多女 (Vashumitra) 的寫照。筏蘇蜜多女是善財童子五十三參過程中的一參。筏蘇蜜多女的行業，就是娼妓。用「火中生蓮」來比喻「在欲行禪」，可見這個法門不但是高難度，而且是高危險性，一不小心，你可能變成「火花」而不是「火蓮」！就《華嚴經》中的筏蘇蜜多女而言，一般稱之為「逆行菩薩」，也就是說，像她這樣以娼妓的角色來度眾，畢竟是一個有違常規的路徑，但《華嚴經》把她當做一個善知識來參究，就是因為她的度眾方式已經跟西方當代所謂「性治療師」的角色相接近。¹⁵筆者無意拿《翹傳》中的王翠翹來跟筏蘇蜜多女相提並論，但當我們接觸到娼妓這樣的社會議題時，《華嚴經》筏蘇蜜多女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對象。

《翹傳》中有幾個地方用蓮花來比喻王翠翹。例如第一回作者就把王翠翹形容為「污泥不染之蓮」；第二十回透過王翠翹的初戀情人金重之口，也讚歎王翠翹「雖屈於污泥而不染」。簡而言之，因為蓮花處污泥而不染，用蓮花來比喻風塵中的王翠翹，的確是相當貼切的，而王翠翹自己用「涅而不淄」來表達自己的貞潔之志，無奈中仍不失其傲岸的風骨。

¹⁵ 筆者在〈五十三參與人間佛教〉(1997)一文中，對此曾有所論述：「貪迷女色是一種障礙，但筏蘇蜜多所採取的療癒之道，並不是隔絕，而是舒緩。一個走入娼門尋歡的男子，他本身就是一個懷著不同程度性焦慮與性幻想的病人。筏蘇蜜多扮演了醫師的角色。有的人見到她，那個焦慮就放下了。有的人牽一下他的手，那個焦慮就放下了。站在傳統的性倫理觀點，可能很難接受這一套思維。這裡有兩件事值得深思。一者，『性』是污穢的嗎？二者，『性』是真實的嗎？越是接近理性化宗教的人，越容易把『性』醜化、污化、罪惡化。問題是，『性』的能量不會因為任何形式的包裝而消失，反而只是更頑強地以另外的形式出現罷了。佛洛依德所說的『昇華』，那是正面的出路。但大部分的時候，『性』的能量會因為社會的制約與文化的壓抑而成為一種心理的病態，或是一種強迫行爲。你把它看得很真實，它的力量就壯大了。當我們又很大的力量去把『性』醜化的時候，其實你正在把他聖化、神化。」

筆者以為，王翠翹要實現「涅而不淄」的貞潔理念，就必須深入體會蓮花處在污泥之中之所以能夠開出清淨芬芳的花朵，其中有一個重大的關鍵，那就是蓮花的「花莖」。沒有「花莖」，污泥只是污泥，蓮花的「種子」不可能直接變成「蓮花」。就是因為有了「花莖」，所以「種子」能夠萃取污泥中的養份，把污泥的穢氣透過「花莖」上的氣孔，向空中散發掉，然後「蓮花」就開得很清淨了。「花莖」代表「轉化」的機制。人要對治煩惱，道理也是如此。沒有「轉化」的介面，煩惱就是煩惱，煩惱不會變成菩提，唯有透過「轉化」，才能夠「即煩惱而轉為菩提」。對王翠翹而言，就是因為少了這個「當下轉化」的因緣，所以她雖然有心實現「涅而不淄」的理念，但走過十五年的風塵歲月，心頭上卻還是有那麼多的污泥。

六、蓮花色比丘尼的終極療癒之道

筆者以為，從現實面來說，王翠翹處在那樣一種每天生張熟魏的皮肉生涯中，卻依然有著一份「涅而不淄」的心靈堅持，這固然是整部小說的悲劇張力之所在，然而，這樣的張力所呈現的生命現實，到底是一種身心分離症的長期折磨，或者是一種幻想的自我安慰？《翹傳》作者的善意可以理解，但站在一個同理心的立場，筆者認為，如果無法如實地看到女主角在這個悲劇生涯中所遭受到的深層傷害，那麼，又如何可以幫助其他同樣生命情境中受苦的人們？

妓女從良，自古以來就不是一條容易的道路。療癒之道可以有好幾種選擇，其中一條比較特別的道路，就是出家。對王翠翹而言，世俗的轉化進路，只能暫時緩解她意識表層的心理傷痛，但無法徹底化解她內心深層的罪惡感情結，包括她那極端殘酷的報仇意識。王翠翹必須另外尋求終極療癒之道。明代另外一部傳奇小說《翠娥語錄》，也曾提到淮揚名妓李翠娥在洞真觀出家為道士的故事。而在佛門之中，早就有妓女出家而成道的典範，那就是佛陀時代的蓮花色比丘尼（梵

文 Utpalavarnā，巴利文 Uppalavannā)。

筆者以為，王翠翹的風塵際遇，與蓮花色比丘尼出家前的轉折雖然相當不同，但從兩人都有娼妓背景而尋求療癒的觀點來看，卻有可供參考之處。在《翹傳》中，王翠翹曾兩度與佛教的覺緣尼師相遇，並且還一度在尼庵中過著出家的生活，可惜這段出家生活太短，根本來不及展開「轉化」與「療癒」就遇到障礙了，這就是為什麼，王翠翹在故事的結尾，仍然是活在罪惡感的情結之中。

有關蓮花色比丘尼，律藏中有許多記載。¹⁶她跟隨佛陀出家以前，可說淫亂之至，後來淪落為娼。對男性而言，娼妓往往只是洩慾的性工具。或許也有男性希望從娼妓的身上尋求某種心靈的慰藉，不過這畢竟是少數。這位艷名四播的印度女性，雖然收入豐厚，但還是免不了娼妓賣淫的最大悲哀，就是沒有身體的自主權。只要有人付出一定的金錢，就可以佔有她，結果引來了五百個乞丐集資要對她行淫。幸好在這個悲劇發生之前，中途被阻止了，最後皈依在佛陀座下出家。

蓮花色比丘尼進入僧團之後，很快地就證得了阿羅漢果，並且成為佛陀座下神通第一的傑出比丘尼。「阿羅漢」有三義，就是殺賊、不生、應供。¹⁷根據《大智度論》的詮釋，所謂「殺賊」，就是殺「煩惱賊」，而「不生」，就是不再受輪迴之苦。就蓮花色比丘尼的生命情境而言，這表示她已經從她舊生活的煩惱習氣中得到了解脫。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蓮花色比丘尼之所以「賣淫」，與其說是被迫，不如說是因為她心中懷有強烈的報復企圖，並且習淫成癮，用現代的語言來講，就是「性上癮症」(sex addiction)。報復的心是一種病態，而習淫成癮也跟吸毒成癮一樣，都是一種難以擺脫的身心束縛。蓮花色比丘尼的身心狀態，比起一般娼妓所遭遇的身心創傷，可說更為嚴重，更不容易療癒。「證得阿羅漢果」，這真是非同小可，因為它表示蓮花色比丘尼已經從煩惱當中得到了徹底的解脫，從療癒的觀點來說，一個身心受創的娼妓，竟然可以達到這樣一個徹底解脫煩惱的生命境界。這的

¹⁶ 聖嚴法師根據律藏《四分律》、《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僧祇律》，以及《鼻奈耶》等諸部律典，編寫了《聖者的故事》一書，其中對於蓮花色比丘尼的生平故事，有十分詳細的敘述。參閱《法鼓全集光碟版》第五輯 第七冊，《聖者的故事》。

¹⁷ 詳《大智度論》卷 2，T25，釋初品中「總說如是我聞」。

確是「終極療癒」的典範之一，特別是對王翠翹而言，更有角色相近的因緣。

然而，究竟是怎麼樣的力量，能夠使得這樣一個淪落到生命底層的女性，可以脫胎換骨而成爲傑出的佛門女性？筆者以爲，「本生談」、僧團機制以及「畢竟空觀」三大面向，是蓮花色比丘尼的終極療癒之道。先從「本生談」談起。

(一)本生談：宿命論

根據律藏的記載，佛陀透過「本生談」，來解讀蓮花色比丘尼一生中從層層亂倫到淪落爲娼的複雜生涯。所謂「本生談」，就是交代一個人的宿命。筆者以爲，這些「本生談」的真實性，在當生當世之中，實在無從檢驗，但它至少可以提供幾個面向的療癒作用：

第一，在佛教強調因果業報的前提之下，藉著「本生談」的「宿命論」，不但能夠把蓮花色比丘尼這一生的所有垃圾，全部推給前世，而且把蓮花色比丘尼這一生的淫亂「生涯」，在某個程度上提供了因果關係前後連結的「合理化」解釋。筆者這樣的論述，既不是論斷「本生談」是編造出來的，更不是暗示佛陀對於「淫亂」的行爲模式給予「合理化」的價值判斷。在佛教所謂「三藏十二部」的經典部類中，「本生談」佔相當的比例，的確有其道理。

第二，有關蓮花色比丘尼的「本生談」，還可以解除一種負面的固定印象。對於把蓮花色比丘尼出家前的淫蕩生活，可能會有人把它歸結於個人的淫蕩性格。這種印象一旦存在，必然會加重蓮花色比丘尼本人的罪惡感，使得蓮花色比丘尼認定自己就是這麼「賤」，因而放棄自我改變的努力，從此自暴自棄。「本生談」的宿命詮釋，把蓮花色比丘尼這一生所有的負面行爲，解讀爲一種業報的償還，這樣一來，業債既了，人就重新獲得了自由，生命就可以再出發了。尤其是週遭本來可能排斥或歧視蓮花色比丘尼的人，卻可以透過「本生談」的故事交代，反而因此多出一份同情的理解與支持，從而積極地幫助她走出生命的困境。從某方面說，一個人的性格決定了這個人的命運，但進

一步去深觀，那又是什麼元素決定了你的性格？在佛教，那就是你的「業報」。「業報論」在這裡擴大了同理心的空間，也增強了一個人改造宿命的自覺。

從這個角度來說，這種模式的宿命論觀點，未嘗不是一種療癒的能量。而這個觀點在東亞與南亞地區，也可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模式。

(二)從僧團的四大質素中自我療癒

蓮花色比丘尼在佛教僧團中所獲得的另一個療癒方法，就是僧團本身的集體療癒機制。這個機制，使得蓮花色比丘尼很快地得到了「終極療癒」的能量。¹⁸把「出家」當作娼妓從良的出路之一，並非筆者此處論述的重點。筆者所要探討的是，原始佛教的僧團，為蓮花色比丘尼提供了一個療癒的環境，而這個環境包含了四個重要的質素，包括融入依律而住的僧團、懺摩與懺悔、禪修與慈悲。如何把這四大質素應用到當代心理諮商與治療，這是筆者的主要關心之所在，茲略論之。

1、融入依律而住的僧團

佛教僧團的戒律生活，本質上是一種自我規範、互不侵犯的清淨生活。這樣的質素，跟蓮花色比丘尼之前的娼妓生涯，正好形成強烈的對比。尤其是佛陀時代的比丘尼僧團，因為當時的社會根本沒有女性獨立從事宗教活動的自由空間，因此，在佛陀同意下而建構起來的比丘尼僧團，對於戒律的自我規範，更是嚴謹。

佛教僧團的戒律，是僧團的大眾相互認同的生活公約，而不是一種外來的、強制性的教條，這種以「自我規範」為主軸的戒律生活，正可以恢復蓮花色比丘尼原來欠缺的自尊與自信。這是第一個療癒的能量。

¹⁸ 「終極療癒」一詞，借用藏傳佛教柔帕仁波切（Lama Zopa）所著《終極療癒》（"The Ultimate Healing"）一書之名。

2、「懺摩」(Ksama) 與「懺悔」

原始佛教僧團第二個修行的環節，就是「懺摩」(梵文 Ksama 的音譯)。「懺摩」，就是在僧團的聚會中，誠懇地公開承認自己的過失，如果對別人曾經有所侵犯，則請求對方的寬恕。這個過程，在律藏中處處可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有這樣的表達：

食已，詳至其所，俱共懺摩。其少年者，即便禮足；若老大者，手撫其肩，告言：「具壽！汝可容恕？」¹⁹

這段話就是說，用過午餐之後，²⁰大家就聚在一起進行「懺摩」。「具壽」是「長老」的別譯。如果是年輕的人犯了過失，他要先走到長者的面前頂禮，請求寬恕；如果是年長者有過失，他就要走到年輕人的面前，手撫其肩，請求寬恕。「汝可容恕否」就是「懺摩」的原始表達。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懺摩」原來在僧團中公開認錯道歉的印度形式並未充份保留，但「懺悔」的精神仍然在漢傳佛教中大大地開展，甚至於把「懺悔」發展成各種的「懺儀」的形式，通於出家與在家。

「懺悔」是一個印度梵文與漢文相互結合而產生的新名詞。「懺摩」的重點是「請求寬恕」，加一個「悔」字，就是強調「悔過」。「懺摩」加「悔過」，這麼一來，意思就更完整了。

再者，如法懺悔的同時，更要審慎區隔「懺悔」與「後悔」的不同，簡單的說，前者以「斷悔」為宗旨，而後者則是原地打轉，走不出來。佛教的立場，只許懺悔，不許後悔。

僧團這種公開認錯、請求寬恕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個心靈轉化與療癒的有效方法。認錯要從自我反省中做來，公開認錯更是需要極大的勇氣與決心，表示自己願意改過；不但如此，在大眾的面前認錯，實際上也就是在向大眾請求一種支持的能量，請求大家來做見證與監督。原始佛教把「僧團」稱為「三寶」之一，就是因為「僧團」可以在修行的路上相互扶持。《荀子》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¹⁹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 8，T23，No.1442，p.665。

²⁰ 請注意，原始佛教的僧團是日中一食

正是僧團之所以為寶的最佳寫照。

3、禪修

僧團生活第三個重要的質素就是禪修。禪修是心靈轉化最溫和而徹底的方法。

當代的醫學已經發現，人的腦波在不同的頻率之下，可以出現不同的功能。一般腦波頻率如果是在從 14 到 28 個赫茲 (hertz) 之間，或是從 50 到 60 個赫茲之間，叫做貝塔波 (Beta wave)。如果是在 7 到 14 個赫茲之間，叫做阿爾發波 (Alpha wave, α 波)，這是人在極其放鬆之下，才有可能出現的腦波。如果是在 3 又二分之一到 7 個赫茲 (hertz) 之間，叫做諧塔波 (Theta wave)，這是禪定中出現的腦波。在這個重大的腦波理論中，同時也發現，阿爾發波 (Alpha wave, α 波) 出現的時候，人的免疫機能最強，身體的自癒能力也最好。²¹而當諧塔波 (Theta wave) 出現的時候，人可以直接與潛意識對話。這個醫學發現，有力地說明了「禪」對於「轉化」與「療癒」的直接效果。

人的煩惱，用佛教的話來講，有五個主要的面向，叫做貪、瞋、痴、慢、疑。這五個面向，既是情緒障礙，又是人格統整的困難之所在。幾乎整個佛教的實踐哲學，都是為了處理這些問題。

佛教的禪修方法很多，但以以下三種方法為基本功。一者，觀呼吸 (Anapanasati)，就是對「呼吸」保持完完全全的覺知。這樣的覺知可以使人的「身」與「心」回到一個統整的狀態。二者，行禪 (Walking Meditation)，就是正念覺知的走路，能夠如此走路，則不但身心合一，而且在走路的過程中，也自然地與環境合而為一。三者，四無量心的禪修，這一部分，下文再詳。

禪修的進行，主要是將你的注意力聚焦於正念分明的觀照。因為正念分明，所以原來隱藏在意識背後的一大群「無明」種子，無法蠢動。而任何浮現到意識層面的念頭，都逃不過正念分明之光的照明。正如陽光的照射，可以激起植物的光合作用一般，正念之光對於念頭的觀照，同樣可以生起「轉化」的作用。

²¹ Solomon, Raychel & Mark, 1986, *Coming Alive with Raychel*, San Diego, Raymark Books.

「轉化」(Transformation)不是「轉移」(Transfer)。「轉移」只是把自己在情緒上所受到的壓力或挫折，「轉移」到另外一個目標上去，表面上好像是自家的垃圾丟出去了，其實在「轉移」的過程中，當事人已經把那個壓力或傷害，在自己的心理上又重覆了一遍乃至無數遍。

「轉化」則不同，它猶如光合作用，太陽的光可以促進植物的生長機能，而禪修中的正念之光，同樣可以促進心靈的轉化與成長。「轉化」的過程，至少可以包含三個部份，一是「深觀」，二是「和解」，三是「寬恕」。

人往往因為挫敗而心懷怨恨。怨恨是一種毒藥，不管你怨恨的理由有多麼正當乃至多麼神聖，怨恨的唯一效應，不是讓對方倒楣，而是在我們自己的心靈上，抑制了正常能量的釋放，用佛教的話來講，就是「善根」無法開發。平常一個人只要心中有恨，情緒就不容易平衡。深觀，好好地深觀，不是去觀察傷害你的人有多麼不可原諒，而是放大觀察的範圍，王國維所謂「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也就是看到芸芸眾生的廣大無明，包括我們自己。當你面對一個人，他用一種藐視你的語言來刺激你，當我們接觸到這樣的對話，與其生氣，不如從那個當下，看到對方內心的空虛與自卑，從而生起「不忍眾生苦」的同理心，如此則又何氣之有？如此「深觀」，雖未必能夠完全消氣，至少你可以做到「恨事不恨人」。

「深觀」之後，接下來就是「和解」。和解的重點，有時並不在於你是否與對方和解，毋寧說，自己跟自己的和解，比什麼都要緊。不和解，表示你還卡在那裡。

「和解」之後，就是「寬恕」。佛教把貪、瞋、癡、慢、疑，定義為「五毒」，而「寬恕」就是一個最有效的心靈「排毒」。因為「排毒」，所以「療癒」才跟著發生。德蕾莎修女在她的祈禱詞中，有這麼一句話：

It is forgiving that one is forgiven.

因為寬恕別人，所以我們也被寬恕。

沒有寬恕，就沒有百分之百的轉化。但「寬恕」不是突然發生的，它來自「深觀」與「和解」。更重要的是，唯有透過有效的禪修方法，真正的寬恕才會不勉強地發生。因此，下文接著要特別討論有關四無量心的禪修。

4、慈悲：從「四無量心」開始

在佛教的禪修體系中，有一門必修課，就是「四無量心」的禪修，這個禪修的主題就是如何透過有次第的觀想，來增長「慈」、「悲」、「喜」、「捨」四種心靈的特質。

「慈」(Metta) 就是分享喜樂。

「悲」(Karuṇā) 就是分擔痛苦。

「喜」(Muditā) 就是隨喜與別人的成就。

「捨」(Upekṣā) 就是放下。

這四種禪修有著一定的次第以及相關的規範。佛陀把這四種禪修方法，合稱為「四無量心」或「四梵住」。覺音論師在所著《清淨道論》(Path of Purification) 一書中，對此有詳盡的論述。漢傳佛教通常對四無量心的禪修有兩種誤解。

第一種誤解，是把這四無量心，忽略了它原來「禪修」的本質，而從文字上解讀為四種對待別人的「態度」。也因此漢傳佛教的體系裡，很少把這四無量心，引進到禪修的方法之中。例如，「慈無量心」的修學，有五個次第，先從自己開始，再逐步延伸到普通的朋友、陌生人、普通的仇人，然後擴大到無量的眾生。在修持這個無量心時，有幾個禁忌，譬如去世的人、異性、極愛或極恨的朋友，都不可以成為觀修的對象。這樣的禪修方法，對於柔軟禪修者的性格、增長慈心來化解個人心中的怨恨，有其直接的效用。

第二種誤解，是對於第四無量心「捨」這個項目，往往望文生義而解讀為「施捨」，因而錯失了它原來更重要的內涵。因為四無量心的前三種，都是以別人為對象的，「慈」是要把喜樂跟別人分享，「悲」是要分擔別人的痛苦，「喜」是要隨喜別人的成就，這麼一來，能量都向外流動，如果做過頭了，就會造成心靈的不平衡與不安定，這猶如

太極拳所說的「貪」，因為動作太大、太過，所以身體的重心不穩，很容易傾倒。所以佛陀在教導四無量心時，除了前面三個無量心，還特別強調第四個無量心，就是用這個「捨」字來「捨下」前面三個無量心，讓自他關係回到平衡、平等、本然的狀態。如果拿太極拳來比喻，「捨無量心」就是「收功」。德國學者海寧格開發了一套「家族星座序列」(Family Constellation)的心理輔導方法，利用角色互換的團體活動，來觀照個人在家族角色扮演中，是否不自覺地承擔了太多不該承擔的角色？筆者認為，這套心理輔導的核心價值與「捨無量心」的禪修特質可以互補。

筆者之所以要把四無量心從「禪修」的項目中特別抽出來談，是因為這部分的禪修，在漢傳佛教裡長期被忽略了，而且這樣的禪修對於化解生命中的「惡緣」特別有效，而這個效應正是像蓮花色比丘尼這樣出家之前滿懷怨恨的人，最需要的良藥。在蓮花色比丘尼的苦命生涯中，她每一次的受傷，都是一種她太過於愛別人，所以總是犧牲自己來成全別人，在這個地方，「捨無量心」就成了對症的解藥。

很明顯地，在修持「慈無量心」的次第中，當觀修的第四種對象觸及「普通的仇人」時，「寬恕」的能量已經同時生起。如果「普通的仇人」可以一個一個地化解仇恨，那麼，那些極為可恨的仇人，逐漸逐漸地也將降級為普通的仇人，然後心中的仇恨就可以被慈心所轉化了。你不需要尋找任何理由來寬恕對方。寬恕不用理由，因為所有你可以找得到的理由，都只能用來增強你的不寬恕。你之所以寬恕，只是因為你心中慈悲的能量大過於怨恨的能量罷了。世界上受苦的人這麼多，生命又是這麼的無常迅速，你身上的力量被消耗在怨恨之中，實在不值得，不如用同樣的力量來支持你的慈悲心。缺憾還給天地，缺憾還給因果。當代美國心理治療師 Steve Levine 《療癒生死》

(“Healing into Live and Death”)一書中，特別提到一個透過「寬恕」而治癒末期癌症的實例。²²可見，「寬恕」可以「轉化」身心的缺憾與創傷，並且產生「療癒」的效果。筆者在禪修的實際教學中，發現這樣的禪修幫助了很多學生走出仇恨的牢籠。

²² Levine, Stephen, 1987, “Healing into Life and Death”, New York, Anchor Books.

蓮花色比丘尼之所以能夠從娼妓生涯走出來，一投入僧團，很快地就達到了自我療癒的效果，這樣的效果並非來自神力、神通或威權，而是因為僧團提供了「戒律」、「懺摩」、「禪修」與「慈悲」四大質素，這四大質素完全來自個人的內省與自覺。其實，佛教的僧團蘊涵，並非專指出家眾，只要有意願聚在一起共修，即使在家眾也一樣可以建立在家僧團，一樣可以產生如上所述的效果，甚至於在台灣，有許多道場為在家眾舉辦短期禪修，其轉化與療癒的效果，也十分明顯。因此筆者在此必須特別強調，本文之所以要特別提到蓮花色比丘尼，只是因為她的背景與《翹傳》女主角相近，就筆者個人的立場而言，重點是僧團所提供的療癒能量，至於是否出家，那就是個人的因緣不同了。

七、畢竟空觀

從身心整體療癒的觀點來看，前面所陳述的兩個面向，包括「本生談」的宿命論信仰，以依止僧團的團體療癒機制，都為蓮花色比丘尼提供了「終極療癒」的必要基礎，但真正要達到「終極療癒」的效果，那就還要進一步趣向「畢竟空觀」。

「畢竟空」是大乘佛教「十八空」的修學當中，最高境界的空。趣向畢竟空，有很多可能的進路，本文無法一一詳述，不過針對《翹傳》的主題，此處特別提出三點來探討。一為「畢竟空」的四層蘊涵，二為「罪不罪不可得」的中道態度，三為「煩惱即菩提」的生活體現。茲分論之。

（一）「畢竟空」的四層蘊涵

筆者探討般若經論有關「畢竟空」的相關論述，歸納出「畢竟空」的四個主要蘊涵：

1，顯示空義的普遍概括性。「於一切法畢竟空」，這是畢竟空的第一層內涵。

2，顯示空義的究極真實性。從最初因不可得以及畢竟空即諸法實

相上來顯示空義的究極真實性，這是畢竟空的第二層立義。

3，顯示空義的自我超越性。空義並不是獨斷的教條。空義本身極重要的一種精神便是無限的自我反省與超越，「空空」如此，「畢竟空」亦如此。從「畢竟空亦空」和對治悉檀上來顯示空義的自我超越性，這是畢竟空的第三層立義。

4，顯示空義的理想可欲性。畢竟空的第四層立義，就是它能顯示出空義的理想可欲性，這個理想可欲性不是別的，就是生命的徹底淨化。《大智度論》引《大品般若經》云：

畢竟空即是畢竟清淨。以人畏空，故言清淨。²³

「畢竟清淨」之於宇宙人生，實為極重要的理想。現實的宇宙人生，外在的客觀世界有種種污染缺陷令人煩惱；相對地，人類的心靈世界也由於缺乏智慧的照明而受種種邪知邪見的污染，更為人們帶來眾多無謂的痛苦。「畢竟空」正可以顯示出這樣一種可能性，就是使一切污染遠離我們的心靈、遠離我們的週遭，由此我們的心靈便可得到清淨自在。《智論》卷八十二所謂「不取相者名畢竟空」，意亦在此。「畢竟清淨」是理想的可欲，也是可欲的理想，而「畢竟空」即是「畢竟清淨」。

順此一義而言，「畢竟空」正是我們的心頭了無掛礙的境界。在這個境界裡，根本沒有所謂的罪惡感。「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一切的一切，相即相在，緣起無盡。「罪惡感」不過是人類深層覺性的自然機轉之一；一個人如果卡在「罪惡感」，也會障礙深層覺性的生起。

筆者以為，一切煩惱的終極療癒，唯有「照見五蘊皆空」，而「照見五蘊皆空」就是「畢竟空」。²⁴

（二）「罪不罪不可得」的中道態度

²³ 《大智度論》卷 63，《大正藏》冊 25，p.508。

²⁴ 有關「畢竟空」的詳細論述，請參閱筆者所撰博士論文《漢譯龍樹論典《大智度論》「十八空」之研究》（1985），台北：中國文化大學。

《大品般若經》談到「持戒波羅蜜」時，特別提出一個關鍵性的表達：

罪不罪不可得，應具足持戒波羅蜜。²⁵

這個表達，深刻地點出了「罪」不可得，「不罪」亦不可得。「罪」是過失，是要受到懲罰的，而「不罪」就是不犯戒，是有功德的，一般人都是勤求功德而譴責過失，但《大品般若經》卻從空性般若的角度來觀照，發現世間只有人們因為無明而生起的「過失」以及當前那個犯了某一個過失的「眾生」，在《大品般若經》的眼光中，這個世界沒有永遠的「罪人」。

《大品般若經》之外，《維摩詰經》也有一段有關「罪福不二」的論述。經云：

若達罪性，則與福無異。以金剛慧決了此相，無縛無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一般宗教經典主張「德福一致」，犯戒者造「罪」，行善者獲「福」，這是常見的想法，因為你的思維如果一直在這個罪福二元的框架中打轉，那麼，你對於有罪者，就不免生起鄙視厭惡之心，而對於有福者，也不免生起貪愛無明之念，這麼一來，你的貪瞋痴已經動起來了，而所有思想上極其細微的煩惱，也必然以各種形式活躍起來。真正慈悲的宗教家，必須跳越這個僵化的倫理框架。

不過，所謂「罪」與「善」的不二，不是要模糊「罪」與「善」的分別，而是看出兩者之間在緣起上的對待相即性。當知「罪」與「善」之間的「相即」關係，不是「相等」關係。「相即」是兩者之間緣起的相互聯繫，「相等」只是模糊了「罪」與「善」的分別。

在《翹傳》的故事中，女主角王翠翹本身是個無辜的「受害者」，她因為被迫為娼而充滿了罪惡感情結，也因此，在她得到海盜徐海的寵幸之後，她也仗勢成了「加害者」。所有曾經大大小小傷害過她的「加害者」，都遭遇到了殘忍的報復，所以又都成了「受害者」。人就是在

²⁵ 《大智度論》，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 25 冊，卷十四。

這樣的無明推力下，不斷地在「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角色之間循環流轉。這樣的流轉如果放大到「三世六道輪迴」，那就更複雜了。

從佛教唯識學的角度來看，輪迴的複雜還不只是「六道」的分類而已；因為輪迴最微細的部份，是在於不管你「受生」到那一道，其實你的八識心田裡，都同時含藏著其它五道的種子。就拿受身於人道來說吧，固然外面所看到的是人模人樣，人言人語，但內心呢？一樣一個人，他前一個念頭想的可能是如何善待別人，那樣的慈心跟天道是沒有兩樣的，但當下這一念，他又可能變得非常狠毒計較，這跟好鬥的阿修羅道有什麼不同？然後下一念，他又可能生起極大的貪心，那不是已經跟餓鬼道相應了嗎？這就是六道輪迴的複雜處與細微處。

深一層說，整個業報輪迴的樞紐，在「心」而不在「物」。「心」是一個主導者。懺悔在心，向善在心。佛教之所以反對罪惡感，是因為它在我們的心靈中，負面的能量大於正面的能量。在佛教裡面常見的四句偈，的確說出了這個重點：

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

心忘罪滅兩俱空，是則名為真懺悔。

出身越南的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1926A.D.--）有一首流傳甚廣的英文詩，題為“Please Call Me By My True Names”，筆者譯之為：「喚我真名知多少」。這是一個禪修者在深觀眾生心之後所寫出來的一首禪詩，非常值得一讀。²⁶在這首詩中，一行禪師讓你看到原來自己的「心行」（mental formation）可以如此地自相矛盾。只有看清楚這一點，真正的「同體大悲」才會出來。對王翠翹而言，她也可以從這首詩裡，更清楚地看到自己。

因此，生命必須回歸「中道」的態度。「受害者」請停止報復，「加害者」請停止暴力。讓生命在這個地方回歸和平，所有的過失都應該因為改過遷善的努力而被寬恕，所有的功德都應該更謙卑地迴向給生

²⁶ Thich Nhat Hanh, 1993, Call Me By My True Names, Berkeley, Ca., Parallax Press.

活在無明與苦難中的眾生。沒有貞潔，沒有失身，沒有娼妓，沒有老鴿，沒有欺騙，沒有被騙，沒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這許多不同對反的角色，都是舞台上的幻影，生命中唯一的真實，就是那個無始以來一直都靈昭不昧的覺性。無論你在這個舞台上扮演的是什麼角色，都是藉事練心罷了。你扮演王翠翹，你堅持身淫而心不淫，你成就了淫而不溜的蓮花風骨，妳成就了妳自己。至於那些風塵歲月，那些恩怨情仇，那些貞淫毀譽，俱往矣，一切都如《金剛經》所說：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這也就是《大品般若經》所說的「畢竟空」。「畢竟空」不是否定人間的恩怨情仇、貞淫毀譽，而是看透了人間的如實相，因此明白，唯有抖落這些恩怨情仇、貞淫毀譽，回歸到宇宙間那個空樂不二、不增不減、清淨無為的本覺，然後你可以從凡夫的「不自在菩薩」，當下化為「觀自在菩薩」。每個人只要放得下，都可以到這個境界，所以王翠翹可以不必只是做一個悲劇主角的王翠翹，超越自己，超越悲劇的心境，超越恩怨情仇的對待，然後，你就可以體現《金剛經》所說的另外一種生命自由，用王翠翹做主題來說，那就是：「所說王翠翹，即非王翠翹，是名王翠翹。」走出悲劇命運的不二法門，就是不要自我囿限於悲劇中所扮演的角色標籤。

（三）「煩惱即菩提」的生活體現

如上文所述，如果用污泥來象徵煩惱，用蓮花來象徵菩提，那麼從污泥到蓮花，其中最大的轉變關鍵，就是「轉化」的介面。這個「介面」包括上文所述僧團律儀、懺悔、禪修、慈悲心等要素。但這樣還不夠。因為從佛教的觀點來看，沒有煩惱的業，就沒有輪迴受身的條件。因此，輪迴中的眾生，無一而不帶有煩惱，在這個前提之下，在輪迴流轉的過程中，任何人想要活得快樂、活得自在，能夠活出自己生命的主體性，就必須具備一個本領，那就是如何在生活中，隨處體

現「煩惱即菩提」的動態智慧。²⁷而這個動態智慧的核心金鑰，就是「明相應觸」。²⁸

依據《雜阿含經》，「觸」是十二支緣起法的第六支，而「明相應觸」，乃是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與「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念念分明的接觸。如果不能夠在「六根」接觸「六塵」的那個非常關鍵的當下，保持「正念分明」，保持「覺知飽滿」，你仍然只是在無明中打混的凡夫而已。《六祖壇經》所謂「一燈能破千年暗」，這一盞「燈」，不是別的，就是當下的「正念分明」，當下的「覺知飽滿」。

筆者認為，要從日常生活中體現「轉煩惱為菩提」，至少有十大關鍵，那就是：

- 1，以「柔軟心」代替「剛強心」。柔軟心是非常重要的，而要學習柔軟心，就要從柔軟的表達開始，對人適時地表達關懷與尊重。
- 2，以「深觀」來代替「衝動」。任何一件事情來了，先不要反應，先學習「深觀」。《心經》第一段話就是「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這裡面所謂「行深般若」加上「照見」，就是「深觀」；菩薩因為「深觀」五蘊緣起的無自性，從而破除了「我執」與「我所執」，因此超越了一切煩惱。在《心經》這一段話裡，深觀是「因」，度一切苦厄是「果」。也可以說，「深觀」是一切修行的根本功夫。
- 3，以「懺悔」來代替「後悔」。「懺悔」是一種自我革新的動力，而「後悔」則是善根開發的障礙。所以在佛教裡面，只許「懺悔」，不許「後悔」。

²⁷ 陳玫瑰女士對此特別提出一個看法：唯有這樣的動態智慧，才能夠洞察轉化生活中如影隨形的動態業障。

²⁸ 有關「明相應觸」，請參閱筆者所撰〈論「明相應觸」與「當下解脫」——兼論印順法師、佛使比丘與一行禪師對「十二支緣起法」的關鍵性詮釋〉（2005），收於《佛教文化與當代世界》一書，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關經典詮釋，《雜阿含經》之後，《瑜伽師地論》也有深刻的論述。此外在阿毘曇類的論典中，如《舍利弗阿毘曇論》、《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阿毘達磨發智論》、《阿毘達磨俱舍論》等，也都論述甚詳。

4，以「重建」來代替「重複」。筆者以為，修行和不修行的最大差別，就是修行人他是不斷地在重建自己，不修行的人是不斷重複過去，延續過去。越南的一行禪師有一篇〈重新開始〉的短文，正可以表達一個人「自我重建」的決心，筆者把它譯成中文，放在本文後面的附錄裡，請參閱。

5，以「轉化」代替「轉移」。一個人本來個性很剛強，慢慢心柔軟了，這就是「轉化」。而轉移呢？例如生氣的時候，摔杯子、摔盤子、摔枕頭，這都是一種轉移。

6，以「接受缺陷」代替「完美主義」。筆者以為，「完美主義」就是「失敗主義」！因為生活中用「完美」做標準，你就會覺得什麼都不對勁，最後就是徹底的失敗。人生本來就有許多缺陷，筆者以為，接受缺陷，就是完美。

7，以「自他相換」代替「自我中心」。都一點同理心，都一點為別人設想，就可以打破自我中心的迷執。

8，以「共願」轉化「共業」。佛教講「共業」(collective karma)，人處在共業之中，唯有發出大願，並且使這個大願，成為更多人的「共願」，這個共業才能轉。²⁹

9，以「緣起」回歸「中道」。觀察一切法，都要從「緣起」切入，這樣才能夠突破個人的盲點以及無謂的情緒反應，更容易接近「中道」的立場。

10，以「空觀」對治「我執」。這一部份在上文有關「畢竟空」的說明中已有所論述。

大乘佛教最大的貢獻，就是提出「煩惱即菩提」這樣的修行法門。³⁰這樣的法門，不是在理論上打轉，而必須在生活中直接切入。要掌握以上這十個關鍵，就必須隨時隨處隨念守住「明相應觸」，然後那個雜念的魔鬼，才不會趁著前一個念頭和下一個念頭間的空隙，偷偷跑進來擾亂。

²⁹ 「以共願轉共業」一語，借用昭慧法師的表達。

³⁰ 有關「煩惱即菩提」的論述，詳請參閱筆者所撰〈煩惱免疫學導論〉(1999)，發表於中國哲學會所主辦「方東美先生百歲誕辰紀念學術研討會」。

八、結論—沒有蓮花，沒有污泥

上文提到《翹傳》用「污泥不染之蓮」來形容王翠翹，在這裡，筆者想就「污泥」與「蓮花」的深層蘊涵再略述一二。

2011年2月，上文提到的一行禪師在他4月來台之前，用毛筆寫了一幅英文字，準備提供給世界宗教博物館做為書法特展之用。這一幅英文書法源自《維摩詰經》，它的英文表達是這樣的：

“No Mud, No Lotus.”

這麼簡單的一句英文，直譯成中文就是：

沒有污泥，沒有蓮花。

筆者以為，這句話至少蘊涵了三個不同層次的意義。

第一層，如果沒有污泥，就沒有蓮花。熟悉「蓮花」的人都知道，蓮花如果種在潔淨的清水裡，沒有「污泥」的營養，大概活不過三天就凋謝了。這說明了污泥與蓮花兩者之間，有著因果關係。

第二層，污泥與蓮花，相互依存，污泥是蓮花的一部份，而蓮花也成了污泥的一部份，這是彼此不二的關係。

第三層，污泥本身緣起無自性，蓮花本身也是緣起無自性，所以在第一義諦上，所說「污泥」，即非「污泥」；所說「蓮花」，即非「蓮花」。這是畢竟空義。³¹

這三層蘊涵，第一層是「世俗諦」，第二層是由「世俗諦」轉為「第一義諦」的橋樑，第三層則是直指「第一義諦」。第一層與第二層的蘊涵是方便義，第三層才是究竟義。

《翹傳》用「污泥不染之蓮」來形容王翠翹，除了前兩層的蘊涵，還要提昇到第三層。因為人的生命在佛教所謂「三世六道輪迴」的過

³¹ 有關蓮花的象徵意含，另請參閱楊惠南所撰〈蓮華--即聖潔而世俗〉（1995），收錄於《佛教思想的傳承與發展--印順導師九秩華誕祝壽文集》。

程中，或而染污，或而清淨，染污或清淨，其實都只是因緣流轉當中的緣起當相而已，在某一種感官條件下，你說這是「污泥」，但從另外一種生命或是另外一種心情下來看「污泥」，則「污泥」未必是「污泥」，因為對於泥鰍而言，污泥就是它們的天堂，而對於污泥中的微生物而言，「污泥」更是它們的家。王翠翹的風塵歲月固然是「污泥」，但她在「污泥」情境中所經歷的種種，不能說只是卑鄙齷齪的經歷而已，深入去看，她在那個過程裡，是不是也有許多平常人體驗不到的生命觀照與內在靈性的開展？為什麼《翹傳》中敘述王翠翹逃亡求助的對象會是覺緣尼師或三合道姑？王翠翹在風塵歲月的淬煉中，究竟看破了多少虛偽矯飾、多少忘恩負義、多少勾心鬥角、多少無常變化、多少夢幻泡影！這許多「污泥」，豈不也時時都在喚醒王翠翹心靈深處的自我覺醒？

從這個角度來省思，那麼，雖然人在「污泥」，但「污泥」經驗所顯示的絕對值，已然不是「污泥」，而是看透「污泥」的智慧，以及超越「污泥」的反作用力。

在大乘佛教的象徵體系中，為什麼佛菩薩都要站在或坐在「蓮花」上？這除了彰顯佛菩薩清淨風格，筆者以為，更重要的是，「蓮花」不能離開「污泥」，而佛菩薩之所以為佛菩薩，無疑地，正是因為芸芸凡夫的貪、瞋、痴、慢、疑，提供了無數的題材，使得佛菩薩在修行過程中，可以不斷地生起「深觀」的智慧與「諦聽」的悲心。離開了凡夫，佛菩薩的「悲智雙運」，根本無從生起。筆者因此認為：沒有「大眾」，就沒有「大乘」。³²也因此，在《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中，佛菩薩被比喻為菩提樹上的「花果」，而凡夫眾生則被比喻為菩提樹的「根」。因此，菩薩的追求成佛的果報之前，先要善用大悲水來灌溉菩提樹的根，也就是廣大的云云凡夫。

把這幾層思維貫通起來，「蓮花」與「污泥」之間，同樣都是廣大的緣起之網中所呈現的相對當相而已。如此，則「蓮花」與「污泥」之間的因果義、不二義與畢竟空義，就可以如實理解了。

³² 此一觀點也反映出一個佛教思想史發展的事實，因為大乘佛教的起源之一，就是部派佛教中的「大眾部」(Mahasamghika)。

順此三義而論，則《翹傳》中王翠翹的生命境界，也可以在「世俗」與「神聖」之間，得到更多層次的詮釋。

本文從王翠翹的世俗轉化進路切入，再轉進到蓮花色比丘尼的出家療癒之道。事實上，《翹傳》中，除了佛教的覺緣尼師，還有三合道姑，這也是王翠翹可能的療癒之道。無論王翠翹選擇在家或出家，選擇佛教或其他宗教，真正的重點是王翠翹如何能夠重新活出自己，活出內在的覺性，活出生命的莊嚴。

筆者認為，在全球不同的宗教中，經常看到「罪」與「罪惡感」被過度膨脹的現象，人類本來希望從宗教當中找到可以化解心靈痛苦的力量，但一旦接觸到宗教的倫理規範，然後，宗教倫理的框架以及因為碰觸到這個框架而產生的「罪惡感」，便開始成為人們心中另外一種負擔。更可怕的是，由於宗教的形而上力量，更可能把「罪」予以醜化、妖魔化、污化。當你犯罪「妖魔化」的時候，你同時也看到了所有為了驅除妖魔所做的努力，最後反而是把妖魔「神聖化」。值得我們去省思的是，什麼是「虛偽的聖化」？什麼是「聖化的顛倒」？什麼是「病態的聖潔」？什麼是「虛偽的宗教救贖」？如果宗教師對「罪」與「罪惡感」給予錯誤的詮釋，那就是把宗教變成一種災難，這麼一來，宗教不但不能提昇人們心靈的品質，反而加重了人們自暴自棄的傾向。³³

筆者以為，與其說罪惡感是一種後悔的能量，不如說罪惡感是一種反省的能力。後悔只是對一個事件的發生反映出內心的不安，而反省則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觀照。這是覺性開發的重要起步之一。但罪惡感也可以是一種沉淪的力量。如果從罪惡感之中走不出來，那就像唱盤壞軌一樣，你會一直在壞軌的那個點上重複負面的思維，你會在那個地方讓生命空轉，讓能量虛耗。

因此，反省而覺察過失之後，就要確立一個向善的方向，只要你有改過遷善的決心，那麼罪惡感就可以成為一個正面的能量。沒有決心，罪惡感將只是一個負面的能量。進一步說，雖然超越罪惡感是佛

³³ 有關宗教與罪惡感的議題，請參閱筆者所撰〈論宗教與罪惡感〉

教倫理學的重要主張，但超越的前提乃是如實地觀照整個罪惡感發生的相關因緣。

在佛教的體系裡，無論出家或在家，都必須遵行八正道所說的「正命」(Right Livelihood)，也就是按照你的身份來確立一種純正的生活方式或職業。凡是與佛教的根本倫理「五戒」相違背的職業，都應該避免。在這一點上，娼妓的行業在一個正向發展的社會裡，當然要被排除在「正命」之外。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娼妓是地球上古老的行業之一，雖然娼妓的角色與多數社會的主流價值是牴觸的，但在一個開明的社會裡，娼妓的人權仍然應該從人道的立場上，給予一定程度的尊重與保護。不管王翠翹那個時代，或是現代社會，如果娼妓缺乏適當的管理，人口販子就有活動的空間，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社會裡，有一個弱勢的族群在某一個黑暗的角落裡被剝削，被迫害。然而，你是否想到，這個弱勢族群的人們，不也是那一戶人生父母養的寶貝女兒嗎？

在探討《翹傳》罪惡感情結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回頭來省思這個社會的結構性之惡。王翠翹是明清社會「結構之惡」的被犧牲者。《翹傳》中還有許多心靈與社會課題，值得深入探討。特別是《翹傳》傳入越南之後所發揮文化的影響力，更是非常好的研究題材。

主要參考文獻

一、 有關《金雲翹傳》主要紙本參考書目

1. (明)青心才人編次/《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出版年不詳]，《金雲翹傳》(又名《雙奇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 仙田阮攸先生撰，貼雲氏註訂，1966，《翠翹傳詳註二卷》，越南原出版者不詳(附註項：越文題名：Jhug-Kieu truyen tuong Chie；本傳舊名《金雲翹傳》，宗本改稱《斷腸新聲》)，台北：國家圖書館珍藏。

3. 陳益源，2001，《王翠翹戲曲故事研究》，台北：里仁書局。
4. 楊曉蓮，1993，〈談《金雲翹傳》的承傳及主題思想〉，《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第2期。
5. 楊曉蓮，1994，〈《金雲翹傳》承傳所自〉，香港：《大公報》。
6. 國立政治大學古典小說研究中心主編，1985，《金雲翹傳》，臺北：天一出版社。
7. 董文成，1994，〈《金雲翹傳》、《聊齋志異》與滿族文學〉，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
8. 劉世德主編，1999，《金雲翹傳》，北京：中華出版社出版。
9. 王千宜，1988，《金雲翹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0. 杜松柏，1994，〈《金雲翹傳》的悲劇特徵〉，《達縣師專學報》第四卷第四期。
11. 祁廣謀，1997，〈論越南喃字小說的文學傳統及其藝術價值——兼論阮攸《金雲翹傳》的藝術成就〉，《解放軍外語學院學報》第六期。
12. 雷勇，1998，〈《金雲翹傳》對古代女性題材小說的貢獻〉，《漢中師範學院學報》第二期。
13. 吳佳真，1999，《晚明清初擬話本之娼妓形象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14. 常雪鷹，1999，〈論《金雲翹傳》的悲劇性〉，《內蒙古教育學院學報》，第三期。
15. 董文成，1999，〈論《金雲翹傳》對《紅樓夢》藝術創新的多重影響(上)〉，《紅樓夢學刊》，第三輯。
16. 李群，2001，〈《金雲翹傳》從中國小說到越南名著〉，《廣西民族學院學報》。
17. 何金蘭，2001，〈文本、譯本、可讀性、可寫性、可傳性--試探「金雲翹傳」與「斷腸新聲」〉，《漢學研究通訊》，第三期。
18. 羅長山，2002，〈越南大詩豪阮攸和他的《金雲翹傳》〉，《廣西教育學院》，第二期。
19. 董文成，1999，〈《金雲翹傳》與《紅樓夢》〉，《保定師專學報》，第三期。

二、 有關《金雲翹傳》網路參考資料

1. 《金雲翹傳》(中文[簡體]全本網路版)，作者：青心才人；校點：丁夏。
<http://www.mypcera.com/book/new/gu/novels/2/index-6.html>
2. Truyen Kieu (越南喃文《斷腸新聲》全本網路版)，
<http://vhvn.com/Kieu/nguyendu.html>

3. Kim Vân Kiều (越南喃文《斷腸新聲》英譯本網路版),
<http://pazu.com/html/travel/trip2004/travelog/index00007.html>.

4. 邱江寧,〈才子佳人小說的興盛〉,
<http://www.gmw.cn/03liuyan/default.htm>。

三、 其它中文相關參考書目

1. 釋昭慧。1995。《佛教倫理學》台北：法界出版社。
2. 釋昭慧。2003。《佛教規範倫理學》台北：法界出版社。
3. 一行禪師, (Thich Nhat Hanh), 2003,《你可以不生氣》(*Anger*), 游欣慈譯, 台北：橡樹林出版社。
4. 一行禪師, 1995,《步步安樂行》(Peace is Every Step), 林毓文、陳琴富譯, 台北：倍達出版社。
5. 一行禪師, 1999,《愛的箴言》(Teachings on Love), 鄭維儀譯, 台北：立緒出版社。
6. 楊士毅, 1999,《命運與人生》, 台北：揚智文化。
7. 楊士毅, 1996,《命運與姻緣》, 台北：揚智文化。
8. 游祥洲, 1990,〈論中國佛教懺悔倫理的形成及其理念蘊涵〉, 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論文, 編入傅偉勳主編《從傳統到現代——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 台北：東大圖書。
9. 孫效智, 1995,〈從倫理學行為理論談結果主義〉, 文叢：哲學雜誌 12, pp. 86-112.
10. 孫效智, 1995,〈道德論證問題在基本倫理學上一目的論與義務論之爭〉, 網路大學網頁：http://210.60.194.100/life2000/net_university/net_university_0_1.htm。

四、 其它英文相關參考書目

1. Levine, Stephen, 1987, "Healing into Life and Death", New York, Anchor Books.
2. Pema Chodron, 1991, The Wisdom of No Escape,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3. Thich Nhat Hanh, 1990, Transformation & Healing :The Sutra on the Four Establishments of Mindfulness, Berkeley, Parallax Press.
4. Thich Nhat Hanh, 1993, Call Me By My True Names, Berkeley, Ca., Parallax Press.
5. Thich Nhat Hanh, 1993, The Blooming of a Lotus, Boston, Beacon Press.

Appendix

重新開始

Beginning Anew

一行禪師 (Ven. Thich Nhat Hanh) 英文原著

游祥洲 中譯

July 28, 2005 revised

April 14, 1995 一行禪師寶島行 初譯 /

December 31, 2000 依據《梅村課誦本》英文千禧版 (Plum Village

Chanting and Recitation Book) 修訂

With great respect, we turn towards Shakya-muni Buddha, the conqueror of afflictions, offering heartfelt words of repentance.

We have lived in forgetfulness for a long time.

As we have not had the opportunity to encounter the Dharma, our habit-energies have led us into suffering.

We have made many mistakes out of unskillfulness.

We have been blinded by our wrong perceptions for a very long time.

Our heart's garden is sown with attachment, hatred, and pride. In us are seeds of killing, stealing, sexual misconduct, and lies. Our everyday deeds and words do damage.

All these wrong actions are obstacles to our peace and joy.

Let us begin anew. (*bell*)

我們懷著崇高的敬意，一心祈請
已經徹底降伏煩惱的覺者—釋迦牟尼佛，
為我們見證與指引，
請您聽納我們心靈深處
至誠發露的
懺悔。

我們在疏忽、無記之中，
已經虛度了漫長的歲月。
因為沒有機緣遇到正法，我們任由習氣作主；
習氣的力量
把我們帶向沒有止境的痛苦。
因為方便善巧的智慧不夠，
我們做錯了許許多多的事。
我們心盲已久，
因為我們對於事物的覺受，總是諸多顛倒、扭曲。
我們心中的花園裡，充滿了執著、怨恨和驕慢；
我們不斷地播下
殺生、偷盜、邪淫和說謊的種子。
我們每天所言、所行，
往往不是傷害別人，便是傷害自己。
所有這些錯誤的行為，
都是我們追求安祥與喜樂的障礙。
請讓我們重新開始吧！ （鐘聲）

We see that we have been thoughtless, straying from the path of mindfulness.

We have stored up afflictions and ignorance, which have brought about so much aversion and sorrow.

There are times we have been weary of life because we are so full of anxiety.

Because we do not understand others, we are angry and resentful.

First we try to reason with each other, then we blame.

Every day the suffering increases, making the rift greater.

There are days when we are unwilling to speak to each other, unwilling to look each other in the face.

And we create internal formations, which last for a long time.

Now we turn to the Three Jewels. Sincerely recognizing our errors, we bow our heads. (bell)

我們可以看到自己

經常心不在焉，因而當下錯失正念。

我們不斷地囤積煩惱和愚癡，

因而把自己變成一座

充滿了矛盾、衝突和悔恨的倉庫。

因為經常憂慮不安，

我們甚至於對生活感到厭煩。

因為缺乏善解，我們很容易生氣或記恨。

起初彼此還講道理，後來則是相互責難。

即使諍論平息，心中的敵意卻依然存在。

痛苦與日俱增，裂痕也變得愈來愈深。

在多少日子裡，我們彼此不願意對話，

不願意相互注視：

心結逐漸形成，從此久久難化。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自己的錯誤，

請讓我們向著三寶，

至誠懇切地，頂禮，懺悔。（鐘聲）

We know so well that in our consciousness are buried all the wholesome seeds — seeds of love and understanding and seeds of peace and joy.

But because we do not know how to water them, the wholesome

seeds do not sprout fresh and green.

We continue to allow sorrow to overwhelm us until there is no light in our lives.

When we chase after a distant happiness, life becomes but a shadow of the reality.

Our mind is always occupied by the past or worrying about this and that in the future.

We cannot let go of our anger, and we consider of no value the precious gifts of life, which are already in our hands, thereby trampling on real happiness.

As month follows month, we are sunk in sorrow.

So now in the precious presence of the Buddha,
fragrant with sandalwood incense,
we recognize our errors and begin anew. (bell)

我們早已明白，在我們的心田中
本來就含藏著美好的種子：慈悲與智慧的種子，以及
安祥與喜悅的種子。
只因為我們不知道如何去灌溉它們，
這許多美好的種子，因而無法
成長、茁壯。
我們甚至於讓「悔恨」一直覆蓋著它們，
直到我們生命的光輝
完全被耗盡為止。
如果我們老是追逐
未來遙遠的快樂，
我們將不是活在當下的「真實」之中，反而只是活在
真實的「影子」之下罷了。
我們的心，
不是掛礙過去，

便是擔憂未來。

我們老是不肯放過自己的憤怒：

雖然我們手中還擁有人生諸多

寶貴的恩典，

我們卻絲毫不知珍惜。就這樣，

在每一個憤怒的當下，

我們不自覺地

踐踏了眼前真正的幸福：

那瞬間即逝的幸福！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

我們在憂愁、悔恨之中，

逐漸向下沉淪。

現在，請讓我們在檀香裊繞之中，

向著佛陀莊嚴的聖像，

認清自己的過失，

重新開始吧！（鐘聲）

With all our heart we go for refuge,

turning to the Buddhas in the Ten Directions

and all the bodhisattvas, noble disciples, and self-achieved Buddhas.

Very sincerely we recognize our errors and the mistakes of our
wrong judgments.

Please bring the balm of clear water to pour on the roots of our
afflictions.

Please bring the raft of the true teachings to carry us over the ocean
of sorrows.

We vow to live an awakened life,

to practice smiling and conscious breathing

and to study the teachings, authentically transmitted.

Diligently, we shall live in mindfulness. (bell)

我們全心全意，

皈依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皈依清淨大海眾菩薩、十方聖眾與獨覺。

懷著至誠懇切的心，請讓我們在諸佛、菩薩面前，

懺悔我們自己的顛倒妄想，

以及因為錯誤的判斷所造成的

過失與損失。

我們祈求諸佛、菩薩：

請您將清淨的甘露賜給我們，以便灑向煩惱之根。

請您將真理的舟筏賜給我們，以便載我們渡越苦海。

我們誓願：

從此開展出 覺醒而從容的人生，

隨時隨地，保持微笑；

一吸一呼之間，無不了了分明！

把握機緣，及時學習正法，

貴重善知識的「真實傳承」，

明心見性，當下解脫！

每一個當下，都非常精進地，

活在「正念分明」之中。（鐘聲）

We come back to live in the wonderful present;

to plant our heart's garden with good seeds;

and to make strong foundations of understanding and love.

We vow to train ourselves in mindfulness and concentration,

practicing to look and understand deeply

to be able to see the nature of all that is,

and so to be free of the bounds of birth and death.

We learn to speak lovingly, to be affectionate,

to care for others whether it is early morning or late afternoon,

to bring the roots of joy to many places, helping people to abandon

sorrow;

to respond with deep gratitude

to the kindness of parents, teachers, and friends.

With deep faith we light up the incense of our heart.

We ask the Lord of Compassion to be our protector

on the wonderful path of practice.

We vow to practice diligently, cultivating the fruits of this path.

(*three sounds of the bell*)

回到美好的當下吧！

在每一個當下，把善的種子植入心田。

在每一個當下，鞏固慈悲與智慧的基礎。

我們誓願：

自我訓練「正念」與「正定」，

善修「諦聽」與「深觀」，

讓我們因而得以 洞徹萬法本來面目，

從此擺脫生死束縛，清淨自在。

我們誓願：

學習「愛語」和「關懷」，

無論白天或晚上，都一樣盡心盡力，呵護他人。

我們誓願：

將喜悅之根，遍植十方；

幫助一切眾生，遠離苦難。

我們誓願：

以甚深、甚深的感恩，回饋

父母、師長以及朋友們

對我們的深恩大愛。

謹以無邊深信心，燃起心中無盡香：

我們一心祈求

大悲觀世音菩薩，

請您在殊勝的菩提道上，

常攝受我們，常護念我們！

法門無量，我們誓願：永續精進學習；

佛道無上，我們誓願：圓滿成就道果！（鐘聲三響）